

程杏軒醫案

初集

413.081
145
=1265)1

中國醫學大成第十二集

醫案類

程杏軒醫案 初集 一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

3 0472 7222 8



A254837

程杏軒醫案提要

清程杏軒著。杏軒字文囿。嘉道年間新安人。陳安波評註。其父載安。紹興山陰人。先生於嘉慶丁丑初成醫述十六卷。胡廣枚序之。道光七年丁亥刻成醫案三編。乃其歷年所治疑難大症。隨筆記錄。陸氏再續名醫類案。多採錄之。開發新智。啓悟後學。山陰陳安波。同光間與海昌王士雄爲學友。學問淵博。經驗豐富。復爲評註。闡明其病理。解釋其方義。更將病情藥理。闡發無遺。使後學者登堂入室。卒無迂曲之難。是案三編。原爲炳章所藏。陳氏所評批。與別家印本不同。今公諸同好。爰述其事實如右。

程杏軒醫案提要

劉序

新安程子杏軒。深於醫。著有醫案一書。發明其理甚悉。予因思醫書。惟靈樞素問最古。雖未敢必爲神農氏以後之書。然其爲戰國時神。于是術者之所爲無疑也。由是推之。春秋左氏傳醫和醫緩諸論說。更推之周官醫師食醫瘍醫諸職守。所云陰陽風雨晦明之生疾。九竅九藏之變動。辭約義備。醫之理盡矣。後世著書者。代作短長。往往互見。程子去其短集其長。蓋尤有心得。醫案一書。謂與靈樞素問並傳可也。

嘉慶十年孟夏月長沙劉權之

程杏軒醫案初集 劉序

鮑序

軒埃懸藐。岐風聞寥。素靈之書。遠乎遠矣。杏軒程子。高悟絕世。精思邁倫。擅潘陸之詩名。工俞扁之道術。平生療疾。多著奇效。或踏背而出血。或舉水而灌頭。矚垣一方。騰譽千里。僕嘗違危候。賴君獲全。爰契洽夫蘭金。實感深於肉骨。暇日造膝。示我成編。擧要則象網之挈元珠。鉤沉則紀昌之貫輪蠡。生枯起朽。能事匪一。視色察毫。殊績累奏。雖葛仙金匱之作。孫氏龍宮之秘。隱居本草之錄。宣公集驗之書。方茲萬矣。懃然心服。退而弁言。洵堪拯夫膏肓。請以授之剗劑。

嘉慶庚申長夏愚弟鮑桂星

經古軒醫案初集 鮑序

程序

子華子有言。醫者理也。意也。蓋理明則意得。意得則審處方。無所施而不中。於以稱國工不難。吾宗杏軒先生其人也。先生性穎悟。工詩。隱於醫。爲人療疾。應手輒奏效。余同年鮑覺生。嘗違危疾。賴先生起之。每稱道不去口。一日出先生所著醫案。屬余弁言。余受而讀之。見其審處方。深得古人四然二反之理。而神明其意。以是嘆先生之藝之精。非尋常執經方習鍼石者。所能望其項背也。然則是書其桐君之別錄。越人之逸篇也夫。

嘉慶十年歲在構蒙赤奮若。余月中澣。鶴樵國仁拜書。

程杏軒醫案初集 程序

自序

醫之有案也。昉於漢之倉公。繼倉公而作者。代有其人。若明之薛氏立齋。喻氏嘉言。其尤著矣。余自漸頽陋。安敢步諸賢之後塵。雖然。莊生不云乎。輪扁之斲輪也。得之於心。而應之於手。余亦自道其得心應手者而已矣。且夫醫之爲術也。蔑古則失之縱。泥古又失之拘。余自業醫以來。以古爲師。亦或間出新意。以濟古法所未及。雖未能發皆中鵠。而鄭重不苟之心。固有可自信者。故凡應手之處。往往錄而存之。以自驗學力之淺深。太史鮑君覺生。見之稱善。勸付剞劂。余遲疑者久之。迄今所存之案日益多。友人江君晉三。復促梓行。竊不自揆。竟徇其請。因卽其信於心而應於手者。聊錄一二。尙乞海內高明君子。進而教之。歲在闕逢。困敦嘉平。月旣望。程文圃自序。

程杏軒醫案初集 自序

程杏軒醫案初集目錄



- 許靜亭翁夫人產後感邪重用清下治驗……………一
- 劉明府少君先天不足心脾內虧治法……………二
- 鮑覺生官詹鬱傷心脾證類噎隔殆而復生……………三
- 洪楚峰孝廉中臟殆證再生奇驗……………三
- 方萃巖翁公耶滑精證治……………四
- 余氏子瘧後變證……………五
- 汪典揚翁外孫女體弱感邪證變抽掣……………六
- 方玉堂翁孫女暑風驚證詳論病機治法……………六
- 方宅揆翁幼孫暑風驚證病愈之奇……………八
- 洪荔原翁尊堂大頭時疫真熱假寒之證……………八
- 又夫人子嗽……………九
- 族兄奏韓挾虛傷寒因循貽誤揀治原委……………二〇

- 方牧夫兄尊堂寒溼內伏加感外邪……………一一
- 曹近軒翁感後食復……………一二
- 曹肖巖翁春溫兩感危證……………一二
- 又三郎痲閉急證……………一三
- 吳芳崖兄幼孫胎瘧……………一四
- 方理豐翁中寒脫陽殆證救甦……………一四
- 方晉偕翁乃媳咳嗽成癆預決不治……………一五
- 潘氏室女經閉成癆不治之證……………一五
- 方燦侶翁腹痛蓄瘀脫血治愈并商善後法……………一六
- 農人某攻痞動血昏暈急證……………一七
- 王以仁翁乃郎暑病熱久傷陰……………一七
- 又翁自病肝鬱證似外感……………一八
- 吳秀森翁乾腳氣……………一八
- 洪臨川兄幼女偏癆……………一九

- 吳禮庭兄時感腫腮消後畢丸腫痛……………一九
- 莊炳南兄素稟火體病治與衆不同……………二〇
- 柳蔭千兄令愛無故發癩……………二一
- 柳聞鶯兄挾虛傷寒並後患陰瘧誤截致變拯治始末……………二一
- 方繡文兄夫人懷孕日吐清涎數碗……………二二
- 曹德爵兄乃郎水腫……………二三
- 方詠葭兄傷寒轉瘧并論胎瘧病因……………二三
- 閔方田兄初患少陰傷寒喉痺治愈後患脚氣雜治成痿……………二五
- 汪心滌兄夫人半產血暈危證……………二六
- 吳立亭翁幼孫傷暑危證治驗……………二六
- 梅文彩兄令堂病類噎隔奇證……………二七
- 鄭鶴鳴夾陰傷寒……………二七
- 鄭媪便閉……………二八
- 吳光先翁偏中便閉……………二九

董千雲傷寒格陽證	三〇
許姬傷寒疑難證治	三一
吳某時瘧變證	三一
族叔曉堂失志狂妄	三一
族人聯昇休息痢證治奇驗	三一
堂妹感冒暑風證治	三二
家炳然兄女肝鬱氣厥實有羸狀	三二
陳某子感證體脈俱厥	三四
又婦憂勞傳染藥誤致變	三五
許生母傷食腹痛	三七
葉習方甥癰疔	三七
族兄女痘證并婦感證瀕危抹回大略	三八
葉傭某單腹脹	三九
胡某乃媳感證	四〇

- 汪氏婦熱病喜飲沸湯……………四一
- 蔣某陰暑……………四一
- 汪木工感證舌苔變易之奇……………四二
- 農人某傷寒誤服涼藥舌見人字紋……………四三
- 李某陰證傷寒見純紅舌……………四四
- 鄭氏婦肝風頭痛……………四四
- 汪某頭痛預見真臟脈……………四五
- 方氏婦目疾誤治變證……………四五
- 閔某心脾虛脘痛……………四六
- 許細長食厥……………四六
- 商人某脣衄奇證奇治……………四七
- 汪氏婦鼻衄止衄奇法……………四八
- 某婦胎動下血……………四八
- 呂婦產後胞衣不下誤藥暈脫……………四九

族媪血崩奇證	四九
方氏女孩帶下罕見之證	四九
洪大登瘧病	五〇
王木工反鬪脈	五一
王某血證頻發	五一
族子石淋奇證	五二
曹某忍精淋痛	五三
王氏婦痺證	五三
自病臂痛	五四

程杏軒醫案初集

新安 杏軒程文園觀泉甫著

山陰 安波陳光壽評

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

許靜亭翁夫人產後感邪重用清下治驗

丹溪云。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爲主。他證從未治之。言固善矣。然事竟有不可執者。乾隆乙巳仲夏巖鎮許靜翁夫人病。延診。據述產後十二朝。初起洒淅寒熱。醫投溫散不解。卽進溫補。病漸加重。熱發不退。口渴心煩。胸悶便閉。時值溽暑。病人樓居。閉戶塞牖。診脈弦數。視舌苔黃。告靜翁曰。夫人病候。乃產後感邪。醫藥姑息。邪無出路。鬱而爲熱。今日本欲卽用重劑清解。恐生疑畏。且與一柴胡飲試之。但病重藥輕。不能見効。明早再爲進步。並令移榻下樓。免暑氣蒸逼。詰朝視之。脈證如故。舌苔轉黑。衆猶疑是陰證。予曰。不然。陰陽二證。舌苔皆黑。陰證舌黑。黑而潤滑。

病初卽見。腎水凌心也。陽證舌黑。黑而焦乾。熱久纔見。薪化爲炭也。前方力薄。不能勝任。議用白虎湯加芩連。飲藥週時。家人報曰。熱退手足微冷。少頃又曰。週身冷甚。靜翁駭然。亦謂恐係陰證。服此藥必殆。予曰。無憂。果係陰證。前服溫補藥效矣。否則昨服柴胡飲死矣。安能延至此刻。此卽仲景所謂熱深厥亦深也。姑待之。薄暮厥回復熱。煩渴欲飲冷水。令取井水一碗。與飲甚快。予曰。揚湯止沸。不若釜底抽薪。竟與玉燭散下之。初服不動。再劑便解。黑矢五六枚。熱勢稍輕。改用玉女煎數劑。諸候悉平。調養經月而愈。衆尙慮其產後涼藥服多。不能生育。予曰。無傷。經云。有故無殞。至今廿載。數生子女矣。壬戌歲與訂朱陳焉。予來巖鎮。譚醫自靜翁始。

劉明府少君先天不足心脾內虧治法

劉少君年近三旬。春間由都來徽。抱疾數月。食減形倦。心悸少寐。浮火上升。間或見血。醫云。肝肺火盛。藥投清降。屢治不效。金文舫中翰薦延予診。謂曰。病由先天不足。心脾內虧所致。丹溪云。虛火可補。實火可瀉。虛以實治。宜乎無功。擬黑歸脾

湯合生脈散。數服稍應。復診令照原方再進。諸恙漸平。接服丸藥。次春北上。秋歸。晤之。狀貌豐腴。前病如失。

鮑覺生宦詹鬱傷心脾證類噎隔殆而復生

鮑官詹未第時。遊昆陵幕。抱疴半載。百治不痊。因買舟回里。延予治之。望色頰赤面青。診脈虛弦細急。自述數月來通宵不寐。聞聲即驚。畏見親朋。胸膈嘈痛。食粥一盃。且嘔其半。糞如羊矢。色綠而堅。平時作文頗敏。今則隻字難書。得無已成隔證耶。予曰。君質本弱。兼多抑鬱。心脾受傷。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。故食阻。二腸無所稟受。故便乾。若在青年。卽慮成隔。今方少壯。猶可無虞。方做逍遙歸脾出入。服至數十劑。病尙未減。衆憂之。予曰。內傷日久。原無速效。况病關情志。當內觀靜養。未可徒恃藥力。續得弄璋之喜。予曰。喜能勝憂。病可却矣。半月後果漸瘥。仍勸往僧齋靜養。共服煎藥百劑。丸藥數斤。乃瘳。因更號覺生。蓋幸其殆而復生也。

洪楚峯孝廉中臟殆證再生奇驗

洪楚峰孝廉病。遣使延診。問其使曰。何疾。曰。中風。問年幾何。曰。晝矣。予曰。殆證也。辭不往。使者強之。將及門。聞隣人語云。病將就木。醫來何爲。若能起之。其盧扁乎。入視。身僵若尸。神昏不語。目闔口張。聲嘶痰鳴。遺尿手撒。切脈虛大。歇至。予曰。此中臟也。高年臟真已虧。况見五絕之候。不可爲矣。其弟曰。固知病不可爲。然尙有一息之存。安忍坐視。求惠一七。姑冀萬一。勉處地黃飲子。合大補元煎。以爲聊盡人事而已。詎意服藥後。痰平疔定。目開能言。再劑神清食進。復診更加河車鹿茸。脈證大轉。續訂丸方付之。半載後。因視他病。過其家。見翁矍鑠如常矣。

方萃巖翁八公郎滑精證治

萃翁公郎。稟質向虧。誦讀煩勞。心神傷耗。初病浮火上升。繼則陽強不密。精時自下。診脈虛細無力。方定六味地黃湯。除茯苓澤瀉。加麥冬五味。遠志棗仁牡蠣芡實。期以功成。百日服藥數劑未應。更醫病狀依然。復召診視。予曰。此水火失濟象也。豈能速效。仍用前方。再加龍骨蒺藜桑螵蛸蓮蕊鬚。合乎滑者瀉之之意。守服兩旬。虛陽漸斂。精下日減。但病久形羸。食少。究由脾胃有虧。經云。腎者主水。受五

臟六腑之精而藏之。是精藏於腎。非生於腎也。譬諸錢糧。雖貯庫中。然非庫中自出。須補脾胃化源。欲於前方內參入脾藥。嫌其雜而不專。乃從脾腎分治之法。早用參苓白朮散。晚間仍進前藥。服之益効。續擬丸方。調養而瘳。

余氏子瘧後變證

余氏子入齡。形瘦陰虛。夏患瘧瘧。愈後失調。值秋燥時。偶作寒熱。幼科泛投疏散之劑。轉致躁擾。搐搦危證百出。余翁求視。以決死生。予見其兒。肢掣痰鳴。身熱煩躁。勢頗危篤。診脈神根未敗。予曰。疾固劇矣。然尙可生。翁喜叩其說。予曰。驚風一證。時世無傳。小兒受害。不可勝數。喻氏雖闢其謬。特重外感。輕內傷。經曰。東方青色。入通於肝。其病發驚駭。醫昧病因。用方通套。偶遇強實而應者有之。特此兒所患。本非外因。良由腎水下虛。肝失其養。木逢金制。故作寒熱。狀似外感。誤投疏散。津液更傷。因而肝風鼓動。變幻若此。予尙望其生者。因其脈猶未敗耳。方擬六味地黃湯。滋水生木。更加歸芍甘草鉤藤之屬。和陽熄風。風熄而驚自定矣。翁聞言甚悅。服藥痰平熱退。不搐不煩。另製膏子藥。與服全愈。

汪典揚翁外孫女體弱感邪證變抽掣

典翁外孫女年三歲。病經旬日。發熱便瀉。初服疎導藥不應。忽作抽掣。復請前醫視之。云係動驚。更加金藥琥珀。典翁邀予商酌。望其兒色白神疲。頭身雖熱。四肢冰冷。按脈沉細無力。謂曰。病乃質虧感邪。便瀉多日。脾元受傷。以致肝風內動。金石之品不可用也。擬六君子湯加炮薑桂枝。服藥熱退瀉稀。再服肢溫瀉止。驚亦不作。

方玉堂翁孫女暑風驚證詳論治病機治法

玉翁孫女年四齡。夏間感受暑風。熱發不退。肢搐體僵。目斜口嚙。予曰。此暑風急驚也。暑喜傷心。風喜傷肝。心肝爲臟。臟者藏也。邪難入。亦復難出。證雖可治。然非旦晚能愈。且內服煎藥。仍須參以外治之法。令挑黃土一石。搥細攤於涼地上。鋪荷葉。再用蒲蓆與兒墊臥。慎勿姑息。俟熱退驚定。方可抱起。藥用防風香薷柴胡。鈎藤連翹川連石膏木通生甘草。引加鮮菖蒲扁莢葉。清暑疏風。一切金石之類。

概置不用。蓋病因暑風生熱。熱生驚。金石鎮墜邪。最爲害事。依法服藥。守至七朝。熱退驚定。渠家以爲病愈。恐久臥涼地不宜。將兒抱置牀上。當晚熱復發。予令仍放土上。熱卽退。尙不之信。次晚復抱起。熱又發。乃問所由。予曰。邪未淨也。又問邪何日可淨。予曰。傷寒以十二朝爲經盡。大概亦需此期。屆期上牀安臥。不復熱矣。藥換養陰。調和肝胃。諸恙皆平。惟瘖啞不能言。其母憂甚。予曰。無傷。將自復。閱三月。果能言。予按此證。小兒夏間患者甚多。治不如法。往往不救。較之尋常驚證特異。考諸古訓。鮮有發明。惟近時吾郡許宣治先生。敍有十則辨論頗詳。至若臥置土上。墊用荷葉一法。猶未言及。予治此證。每用此法獲驗。蓋土能吸熱。荷葉清暑故耳。特其驚之作。必由熱盛而成。然有一熱卽作者。有熱二三日而作者。其狀悉皆昏迷搐搦。肢厥咬牙。輕者時昏時醒。重者七日方甦。極重者至十二朝始轉。若由吐瀉而起。脈細質虧。不能受清涼者。多不可治。倘不因吐瀉。一熱卽驚。脈洪質實。能受清涼者。十中可救七八。勿視其危而棄之也。再按驚後瘖啞一證。諸書亦未論及。每見證輕者。病後多無此。患重者有之。然有瘖至一兩月愈者。有三四月愈者。有終身不愈者。予堂姪女驚後數載始能言。又見保村族人子。驚後瘖啞。

至今十餘年。竟不能愈。其故總因多服金石之藥所致。若未服此等藥。雖包絡暫閉。當自開耳。

方宅揆翁幼孫暑風驚證病愈之奇

宅翁幼孫。夏月患暑風驚證。熱盛神迷。肢掣齒齩。目斜。予照治玉翁孫女法。數日。證猶不轉。不啼不食。氣息奄奄。儼如就斃。翁以爲殆。予曰。病誠可畏。若在他候。則無生理。惟此證乃暑邪內閉心竅。幸得竅開。尚可挽回。仍令守視勿懈。一夕迅雷驟至。兒臥地上。忽然作聲。如夢初覺。此後神明漸甦。熱平驚定。斯證予雖爲治愈。然理殊不可測。豈雷氣通于心。雷動則蟄啓。心爲邪閉。得雷聞而啓耶。

洪荔菴原翁尊堂大頭時疫真熱假寒之證

荔翁尊堂。年屆六旬。初發寒熱。疎散不解。越日頭顱紅腫。漸及面目。頤頰舌焦。口渴。發熱脈數。予視之曰。此大頭時疫證也。東垣普濟消毒飲最妙。翁云。家慈向患腸風。體質素弱。苦寒之劑。恐難勝耳。予曰。有病當之不害。若恐藥峻。方內不用黃

連亦可。市藥煎熟。僅飲一盃。旋復吐出。病人自覺喉冷。吸氣如冰。以袖掩口。始快。衆見其拒藥喉冷。疑藥有誤。促予復診。商欲更方。細審脈證。復告翁曰。此正丹溪所謂病人自覺冷者。非真冷也。因熱鬱于內。而外反見寒象耳。其飲藥旋吐者。此諸逆衝上。皆屬于火也。如盈爐之炭。有熱無焰。試以杯水沃之。自必烟焰上騰。前治不謬。無庸遲疑。令將前藥飲畢。喉冷漸除。隨服復煎。乾渴更甚。頭腫舌焦如前。荔翁着急。無所適從。予曰。無他。病重藥輕耳。再加黃連。多服自效。如言服至匝旬。熱退腫消。諸恙盡釋。可見寒熱真假之間。最易惑人。若非細心審察。能不爲所誤耶。

又夫人子嗽

荔翁夫人。懷孕數月。嗽喘胸痺。夜不安臥。食少形羸。予曰。此子嗽也。病由胎火上衝。肺金被制。相博失職。治節不行。經云。咳嗽上氣。厥在胸中。過在手陽明太陰。夫嗽則週身百脈震動。久嗽不已。必致動胎。古治子嗽。有紫苑散。百合湯法。猶未善。鄙見惟補肺阿膠湯。內有甘草兜鈴杏仁牛蒡清金降火。糯米阿膠潤肺安胎。一

方而胎病兩調。至穩至當。服藥兩日。咳嗽雖減。喘痺未舒。方內加葶藶一味。取其色白中空。輕清宣痺。再服數劑。胸寬喘定。踰月分娩無恙。

族兄奏韓挾虛傷寒因循貽誤採治原委

族兄奏韓。年逾四旬。外腴內虧。邪乘虛入。寒熱咳嗽。頭身疼痛。脈大無力。予初投溫散不解。轉用補中益氣湯。加薑棗輔正托邪。語其姪曰。令叔病候不輕。慎勿泛視。旁人以爲病輕藥重。更醫漫不爲意。遷延數日。勢漸鴟張。延同道余朗亭先生診治。不肯立方。旣而曰。程某現居比隣。胡不邀來同議。乃復相招。觀其病狀增劇。面紅目赤。舌黑脣焦。神識昏亂。脈息豁大空虛。勢欲內陷。因與余君商。以壯中溫托。做六味回陽飲方法。無如渠家皆係女流。其姪少不諳醫理。或謂煩熱。若此再投薑附。必致踰牆上屋。故此遲疑。藥不敢服。又復因循。病勢更劇。再請余君不至。闔家張皇。其姪偕鮑履平兄來舍懇治。并乞札邀余君。予爲作書。余君始至。賓朋交集。時金融若兄在座。私謂予曰。子可盡力舉方。服藥之事。吾能任之。復與余君斟酌。仍用前方。融兄俟藥煎熟。面督服下。次日神采稍回。脈象漸斂。方除炮薑。加

枸杞山萸。又服一劑。熱退舌潤。再將附子分兩減半。加杜仲山藥。繼進大補元煎。兩月始康。

方牧夫兄尊堂寒溼內伏加感外邪

嘉慶甲子初秋。牧兄邀視伊母恙云。家慈年逾五旬。外腴內虧。病經八日。上熱下冷。痰多汗少。咳嗽作嘔。昔患淋痛。茲亦帶發。醫爲散風清暑。治俱不應。又以爲肝火。擬用龍膽瀉肝湯。求爲決之。予曰。淋證爲本。感證爲標。從本從標。當觀病之緩急。未可臆斷也。比往診視。脈細面青。身熱足冷。時正酷熱。病人猶蓋氈被。舌苔白滑。胸腹脹悶。不飢不渴。謂牧兄曰。尊堂之病。乃寒溼內伏。加感外邪。治宜溫中逐邪。淋痛無暇兼顧。方用蒼白二陳湯。加薑附白朮。以溫中燥溼。桂枝秦艽以徹其表。牧兄問服藥以何爲驗。何期可愈。予曰。傷寒以舌爲憑。舌苔退淨。病邪自清。計非二候不可。初服舌苔稍退。再劑已退其半。服至四劑。寒熱全解。舌苔退淨。淋痛亦止。惟腹悶食少。大便未行。次日忽便瀉數次。僉以傷寒漏底爲慮。予曰。無妨。仲聖云。胃家實。穢腐當去也。方易六君子湯。加穀芽苡仁澤瀉神麩。健脾滲溼。三日

內共瀉廿餘行。始得胸寬食進。越日忽又發熱。診脈浮大。予曰。此復感也。牧兄曰。病人日來俱臥帳中。邪何由入。予曰。想因日前便瀉。夜間下牀。恙久體虛。易于感耳。仍用六君子湯。加薑附秦朮。一服即平。

曹近軒翁感後食復

近翁同道友也。夏月患感證。自用白虎湯治愈。後因飲食不節。病復發熱腹脹。服消導藥不效。再服白虎湯亦不效。熱盛口渴。舌黃便閉。予曰。此食復也。投以枳實施鼓湯。加大黃一劑。知二劑已。仲景祖方。用之對證。無不桴鼓相應。

曹小肖巖翁春溫兩感危證

道友曹肖巖翁。故居楊村。僑寓巖鎮。乾隆甲寅春初。病寒熱頭痛。自服溫散不解。又因胸膈脹悶。疑夾食滯。加用消導亦不效。直至七朝。熱發不退。精神恍惚。予視之曰。病由冬不藏精。又傷於寒。邪伏少陰。乘時觸發。即春溫兩感證也。渠慮客中不便。乃歸。詰朝廷診。勢漸加重。神昏脈大。面赤舌黑。方倣理陰煎。補中托邪。渠師

仇心谷先生見方稱善。次早復診。予告仇公曰。此病全是真元內虧。邪伏於裏。猝難驅逐。吾料其熱須過二候。始能退去。熱退神自清耳。復訂六味同陽飲與之。越日再視。熱盛舌乾。煩躁脈數。因易左歸飲。令服兩劑。期屆二候。果汗出熱退。守至兩旬。飲食大進。日啜糜粥十餘碗。便猶未圓。其昆季問故。予曰。人胃中常留水穀。三斗五升。每日入五升。出五升。緣病中全不能食。胃中水穀。久經告竭。今雖日啜糜粥。不足彌縫其闕。并未有餘。焉能驟便。予閱方書。案載一人病後。納食頗多。并不欲便。亦無脹楚。衆疑之。醫曰。胃津虧耗。燥火用事。所進之食。卽銷鎔。其渣滓須待津回燥潤。方能便利如常。閱月餘。便始通。今纔兩旬。何慮焉。後至三十餘日。便通。病亦全却。

又二二郎麻閉急證

肖翁三郎。心成兄。幼時出麻。冒風隱閉。喘促煩躁。鼻扇目闔。肌膚枯澀。不啼不食。投藥莫應。翁商于予。見其勢已瀕危。謂曰。此麻閉急證。藥非精銳。萬能挽救。方疏麻杏石甘湯與之。一服。膚潤麻漸發出。再服。週身麻出如癩。神爽躁安。目開喘定。

繼用瀉白散清肺解毒。復用養陰退陽之劑而愈。予治癰閉危候。每用此方獲驗。蓋癰出於肺。閉則火毒內攻。多致喘悶而殆。此方麻黃發肺邪。杏仁下肺氣。甘草緩肺急。石膏清肺熱。藥簡功專。所以效速。可見仲景方不獨專治傷寒。并能通治雜病也。

吳芳崖兄幼孫胎瘡

芳兄乃孫。甫生兩月。卽患胎瘡。幼科僉用疎導和解不愈。面色黃滯。口鼻手足俱冷。予疏六君子湯。加炮薑。芳兄曰。襁褓卽可服參耶。予曰。小兒如初生萌芽。不憤風日。攻伐宜少。補益宜多。况瘡久脾傷。溫補脾元。重扶生氣。不易法也。服藥色澤肢溫。瘡止無恙。

方理豐公翁中寒脫陽殆證救甦

理翁年逾五旬。耽于酒色。時值寒夜。隣家邀飲。起身小解。昏眩仆地。促予往視。面白肢厥。口鼻氣冷。神昏遺溺。脈細如絲。予曰。陽脫矣。奈何。渠子弟泣求拯治。倉卒

市藥不及。令先取艾火。灸氣海關元數壯。并煎薑湯灌之。少頃。呻吟出聲。方訂參附湯。因其力難辦參。姑用黨參二兩。附子一兩。濃煎服訖。四肢漸溫。目開能言。昇歸。詰朝脈色略同。惟嘔惡畏寒。不思飲食。將前方分兩減半。參合理中湯方法。與服二日。轉用右歸飲。溫補腎元。月餘方能起簣。

方晉偕翁乃媳咳嗽成癆預決不治

晉翁乃媳。秋間咳嗽。不以為意。交冬漸甚。午後寒熱。醫云。外感。服藥不效。遂致形倦肌瘦。食少便澹。予視其行動氣促。診脈弦勁無胃。詢其經期。三月未至。私謂晉翁曰。此殆證也。危期速矣。翁驚曰。是病不過咳嗽寒熱。何以至此。予曰。經云。二陽之病發心脾。有不得隱曲。女子不月。傳為風消息貴者。死不治。矧脈弦勁無胃。乃真臟也。經又云。形瘦脈大。胸中多氣者死。脈證如此。何以得生。辭不舉方。踰旬而歿。

潘氏室女經閉成癆不治之證

潘氏室女。年十五歲。初患腹痛。馴至咳嗽寒熱。形瘦食少。診脈細數。詢經事愆期三月。予曰。瘵證也。辭不治。未百日而歿。歷見婦人咳嗽寒熱。脈數經閉者。多不可治。若室女更無一生。任用補虛清熱。解鬱調經諸法。總無靈效。求諸古訓。鮮有良法。惟金匱載有大黃蠱蟲丸。及百勞丸二方。喻氏闡發其義。竊思此證當其初起。血痺不行。癆瘵將成。未成之際。卽以此藥投之。祛舊生新。或能圖功。亦未可料。倘遷延時日。元氣已衰。則無及矣。識此質諸明哲。

方燦侶翁腹痛甚重。瘀脫血。治愈。并商善後法

燦翁年近七旬。向患腹痛。一夕忽吐下紫瘀血塊數椀。頭暈自汗。目闔神疲。診脈芤虛。謂其子曰。此血脫證也。書云。久痛多蓄瘀。蓋腹痛數年。瘀蓄已久。一旦傾囊而出。夫氣爲血之帥。高年氣虛。切慮暈脫。古人治血脫。每用獨參湯以益其氣。但目下參價甚昂。恐難措辦。乃訂大劑黑歸脾湯。資其化源。固其統攝。未幾獲痊。次年病復。雖不若前之劇。亦覺困倦莫支。仍守前法治愈。其子憂甚。恐其再發。商圖善後之策。予思血蓄之故。必有窠囊。如水之盈科而進。按胃爲生血之源。脾爲統

血之臟。苟脾健胃強。則氣血周流。何蓄之有。經以六經爲川。腸胃爲海。譬諸洪水。汎濫。究緣江河失疏。爲訂二方。早用歸脾丸。晚用參苓白朮散。每方俱加丹參。乾漆二味。冀其去瘀生新。服藥經年。其病遂絕。

農人某攻痞動血昏暈急證

農人某。久患痞積。腹如抱甕。偶遇方士。教以外用灸法。內服末藥。即可刈根。某信之。數日後。忽覺心嘈如飢。吐下紫瘀。成碗成盆。頭暈不能起坐。無力延醫。身至鎮中戚家。招予往視。病者踰臥榻上。閉目呻吟。方欲診脈。又血湧出。狀如豚肝。遍地皆污。昏暈手戰咬牙。戚家恐其脫去。急欲扛回。予按脈雖虛細。尙未散亂。戒勿驚擾。姑俟之。少頃暈定。令先灌米飲以安其胃。續灌黨參湯以益其氣。再與八珍湯一劑。囑儘今晚服盡。明日再商。詰朝人來請云。昨服藥血幸止。惟心慌氣墜。睡臥不安。思血脫之後。心脾必虧。乃易歸脾湯。加黑薑。令其扛歸。多服自效。後果如言。

王以仁翁乃郎暑病熱久傷陰

以翁乃郎年五歲。夏月病踰兩旬。諸藥罔效。發熱不退。汗多口渴。色白肌瘦。切脈虛數無力。閱前方悉皆清散之屬。翁問病勢何如。答曰極重。又問此爲何病。予曰暑病也。初治甚易。醫不如法。熱久傷陰。元氣被伐。猶幸肝風未動。急宜養陰。保金生水。尙有生機。方用首烏料豆皮扁豆沙參玉竹麥冬五味石斛茯苓丹皮。令取稻露煎藥。守服四劑。汗止熱退。更進麥易地黃湯。神采漸轉。惟飲食欠旺。參用六神散。餐加元復。

又翁自述病肝鬱證似外感

以翁自病寒熱脅痛。口苦食少。呻吟不寐。已經月餘。服藥不應。自以爲殆。診脈弦急。知其平日情志抑鬱。肝木不舒。病似外感。因係內傷。與加味逍遙散。一服而效。數服而安。

吳秀森翁乾腳氣

秀翁年將五十。體虛多勞。初病足痺。醫治數月不效。診脈虛濡無力。視其腓肉枯

癘。膝蓋腫大。謂曰。此乾脚氣也。又名鶴膝風。病由肝腎下虧。邪乘虛伏。醫者不知溫補托邪。泛從標治。轉致血氣耗傷。無性命之虞。有終身之患。治做大營煎。加附子。黨參。河車。鹿角膠。初服十劑。其痛已減。再服十劑。足能履地。續服丸藥。枯同槁澤。行動如常。

洪臨川兄幼女偏癱

臨兄女三歲。右肢痿軟。不能舉動。醫作風治。予曰。此偏癱證也。病由先天不足。肝腎內虧。藥當溫補。若作風治。誤矣。臨兄曰。偏癱乃老人病。孩提安得患此。予曰。肝主筋。腎主骨。肝充則筋健。腎充則骨強。老人腎氣已衰。小兒腎氣未足。其理一也。與右歸飲。加參耆鹿角膠。數十服乃愈。

吳禮庭兄時感腫腮消後畢丸腫痛

禮兄平素體虛。時感寒熱。耳旁腫痛。維時此證盛行。俗稱豬頭瘟。醫與清散藥兩劑。耳旁腫消。畢丸旋腫。痛不可耐。寒熱更甚。予思耳旁部位屬少陽。畢丸屬厥陰。

肝膽相爲表裏。料由少陽之邪。不從表解。內傳厥陰故耳。做煖肝煎。加吳萸一劑而效。同時族人澤瞻兄病此。予診之曰。得無耳旁腫消。畢丸腫痛乎。澤兄驚曰。子何神耶。亦用前法治愈。後閱會心錄。載有腫腮一證。云醫不知治。混投表散。邪乘虛陷。傳入厥陰。畢丸腫痛。耳後全消。昔賢之言。洵不誣也。

莊炳南兄素稟火體病治與衆不同

炳兄稟質多火。喜涼惡熱。夏月常以冷水灌汗。露臥石地爲快。素患痰火。方用生地丹皮麥冬山梔括蕪黃芩知母等味。發時服之即安。乃至他病亦服此方。并食肚肺錫鈍湯。汗出即解。暇時向予道及。予曰。痰火藥應用涼。若凡病守服一方。似無其理。倘屬傷寒陰證。恐其誤事。後當慎之。一日果患陰暑感證。寒熱身痛。脈細肢冷。予投以附子理中湯不應。再強服之。病反加重。堅不服藥。索食錫鈍肚肺湯。予謂葷油膩邪。戒勿與食。不聽。食後得汗反安。欲服常治痰火方。家人勸阻不可。竟服之。病却。後亦無損。予思咫尺間。人病體質之殊若此。則南北地土不同。風氣各異。其人其病又何如耶。素問異法方宜論。不可不玩索也。

柳蔭千兄令愛無故發癩

嘉慶甲子秋。予在隣村。偶值余朗亭先生云。日前往富壩視一女子。病甚奇。初起無故發癩。醫言是火。多投涼藥。漸變損怯。今脈證俱敗。此何故也。予曰。無故發癩。事屬罕聞。若云變怯。大都清涼過劑。元氣被戕耳。越日蔭兄令愛。兩脛癩出。密密形如錦紋。診脈和平。詢其寢食如常。別無他疾。予曰。勿藥。蔭兄曰。癩乃重候。安可勿藥。因以余公所云告之。竟聽予言。後癩退無恙。設當時雜投湯藥。不幾踵富壩女子之覆轍乎。

柳聞鶯兄挾虛傷寒并後患陰瘡誤截致變拯治

始末

聞兄體虛感邪。兼挾內傷。病起寒熱肢厥。診脈沉細。初投當歸四逆湯。肢厥雖回。身熱未退。審屬少陰下虧。邪乘虛陷。更進理陰煎兩劑。復診脈轉浮大。舌黑面紅。奄奄欲脫。貧士無力服參。姑以黨參熟地各四兩。熬成濃汁。晝夜與漿粥間進。神

稍回。脈稍斂。尙覺心煩內熱。舌枯津涸。囑袁團魚湯煎藥。諸候漸平。又轉爲瘧。發時甚劇。多方圖治。百日始痊。後數年。因夏傷於暑。秋發痰瘧。邪伏於陰。寒熱夜作。予用補中益氣湯。參香紅飲。數劑未止。自求速愈。雜服截瘧諸方。氣血大傷。面青形倦。寢食俱廢。目中時見紅光。溲溺淋漓。復迓予治。悉屏瘧門套藥。倣四明治。久瘧不愈。用養營湯送八味丸法。十劑而止。

方繡文兄夫人懷孕日吐清涎數椀

繡兄夫人。舊冬曾患弱證。今春又病肝風。俱予治愈。續復得一奇證。口吐清涎。日計數椀。道經云。涕唾精津汗血液。七般靈物總屬陰。涎亦液屬。久吐真陰必傷。然百計治之不止。語其婦曰。古有嚙華池真水之法。嚙之不吐何如。婦曰。若強嚙下。卽憤憤欲嘔。診手少陰脈微動。問經事兩月未行。告繡兄曰。脈象似屬妊娠。不卜昔年懷孕有此證否。曰。拙荆往年受孕。原有吐證。但所吐者食耳。此番證絕不類。况舊病體虛未復。焉能受孕。予曰。據脈多屬重身。不然斷無此等奇證。今不論其孕否。專意補養肝腎。兼益脾胃。以俟消息。交夏後腹中躍動。孕形漸露。復邀診視。

繡兄笑曰。拙荆果孕矣。但吐涎如故。奈何。予曰。無傷。產後當自止。分娩後。涎竟止。計自春徂冬。十月之間。所吐涎沫無算。而津液竟無所損。且胎前諸治不應。產後不治自痊。亦異事也。

曹德爵兄乃郎水腫

德兄乃郎年十四歲。證患水腫。醫投利水諸藥無效。轉致腹大如鼓。足冷如冰。頭身俱腫。陰囊光亮欲裂。行動喘促。勢甚危急。診脈沉細無力。謂曰。此脾肺腎三臟內虧之病也。肺虛則氣不化精而化水。脾虛則水無所制而反剋。腎虛則水無所主而妄行。仲師金匱腎氣丸。如禹之治水。行所無事。實爲至當不易之方。無如病久形羸。消耗藥多。真元敗壞。恐難挽矣。德兄固請救治。仍用本方。旬日而驗。不月而痊。

方詠葭兄傷寒轉瘧並論胎瘧病因

詠兄先天不足。形瘦質弱。夏夜貪涼。醉而使內邪乘虛伏。交秋病發。初診脈細肢

冷。舌白面青。畏寒不熱。腰痛無汗。方訂附子理陰煎。服後夜發壯熱。次日復視。謂其尊人曰。令郎病候。乃夾陰傷寒。勢防內陷。藥當溫中托邪。冀其雲蒸雨化。令守原方。服至六日。病猶未減。舉家憂甚。予曰。正虧邪重。未易驅除。日來證未變幻。卽爲見效。須過二候。方望轉機。方內加入參耆朮杜仲。一意照顧真元。毫不雜投。標藥屆期得汗熱退。渠家以爲病愈。是晚復發寒熱。詰朝往視。予曰。瘧作矣。詠兄曰。瘧疾吾生平未曾患過。恐其纏綿。懇爲截之。予曰。子病乃極重傷寒。賴溫補諸劑。守住三陰門戶。不使內陷。經言少陽爲樞。今未淨之邪。得從少陽轉樞而出。乃佳兆也。烏可言截。于是早進八味丸。晚服補中益氣湯。十數發纔止。予曰。慎之防復。旬日後瘧果復。更用養營湯。吞八味丸。乃愈。按胎瘧一證。諸書鮮有言及。患者多至淹纏。輕則月餘。重則數月。治不如法。或成虛勞。或變腫脹。卽質實之人。亦累成瘧母。爲終身之患。且常瘧有不入陰。胎瘧每多入陰。常瘧愈後少復。胎瘧愈後多復。又究此病淹纏之故。想由經隧路徑生疎。故邪不易出耳。續閱會心錄云。常發瘧者。邪從毛竅熟徑而出。其愈易。若胎瘧則隧道少疏通之機。毛竅非熟由之路。其愈難。乃知昔賢之言。先得我心矣。再按其證。似與痘疹相類。人生皆不能免。

夫人稟父母之精血以成形。其所以必患痘疹者。蓋因淫火種於有形之先。發於有生之後。不識胎瘡之因果。何所本耶。錄中惜未詳及。或謂此乃胎中感受風邪。故名胎瘡。是說予未之信。

閔方田兄初患少陰傷寒。喉痺治愈後患腳氣雜

治下成痿

方兄體素清癯。證見身熱足冷。喉紅腫痛。脈息沉細無力。診畢謂予曰。賤恙似屬風熱。煩君爲我散之。不卜喉痛可吹冰礪散否。予曰。不然。君病乃少陰傷寒。少陰之脈循喉嚨。良由腎元下虛。寒邪客之。雷龍不安其宅。是以上熱下寒。其喉爲痺。治當溫補下元。引火歸根。若泛視爲風熱。而清散之。殆矣。方倣鎮陰煎。一服喉痺愈。再服寒熱退。是日有何生者。從本里吳澹泉先生遊。證候相類。向與喉科某善。因便道託診。某與清散藥一劑。服後徹夜煩躁不安。比曉。吳公迓予。至已逝矣。歸告閔君。駭爲吐舌。後數年。渠又患腳氣腫痛。予初爲祛風滲溼。因其下元素虧。兼益肝腎。診視數次。病猶未減。更醫消散過劑。血氣耗傷。腿膝枯癢。致成痿癱。足不

任地。閱十餘年。始能出戶。

汪心滌兄夫人半產血暈危證

汪心滌兄夫人。體孱多病。懷孕三月。腹痛見血。勢欲小產。延余至時。胎已下矣。血來如崩。昏暈汗淋。面白如紙。身冷脈伏。予曰。事急矣。非參附湯莫挽。僉謂用參恐阻惡露。予曰。人將死矣。何遠慮焉。亟煎參附湯灌之。少甦。旋復暈去。隨暈隨灌。終夕漸定。續用參朮耆草歸地枸杞大劑濃煎。與粥飲肉汁間服。旬日始安。再投歸脾湯數十劑乃愈。後張效伊翁夫人。證同。亦照此法治驗。乾隆甲寅秋。予室人叶孕三月。胎墮血暈。日進參耆十數兩乃定。後仍半產數次。勢皆危險。均賴補劑挽回。倘惑于浮議。並殆矣。

吳立亭翁幼孫傷暑危證治驗

嘉慶辛酉夏。立翁幼孫。傷暑發熱。吐瀉不止。神煩體躁。脣赤舌黃。口渴欲飲。飲後卽吐。診脈沉伏。手冷過肘。足冷過膝。料非寒厥。欲投涼劑。恐其吐瀉。脾胃受傷。擬

用六君子湯。除白朮加川連木瓜黃土稻花。安脾胃。祛暑邪。服藥不效。維時赤日當空。暑氣正酷。偶見庭前花卉。枝葉枯萎。童子汲水澆之。因悟病機。乃與生脈地黃湯一服。吐瀉即止。再服。脈出肢溫。未及旬而愈。思前脈伏肢厥者。乃童真未充。吐瀉日頻。津液頓傷。脈乃血脈。脾主四肢。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。四肢不得稟水穀氣故也。六味大培真陰。生脈保金化液。小兒臟氣易爲虛實。是以效速。

梅文彩兄令堂病類噎隔奇證

噎隔一病。古人論之甚詳。尙有似隔非隔之證。猶未言及。文兄令堂年屆四旬。病經數月。初時不能食飯。後并米飲俱不能咽。強之即吐。隔證無疑。然每日尙可啖乾麵粿數枚。思古人論隔證。不出胃脘枯槁四字。又稱陽氣結于上。陰液衰于下。今既不能食飯。何獨能食麵。且飲湯即吐。乾食反安。理殊不解。與逍遙散數服不應。考張氏醫通有飲鵝血法。行之又不驗。更醫多方圖治。亦不效。因勸勿藥。兩載後可食麵湯。并精猪肉。今十餘年。肌肉不瘦。起居如常。亦奇證也。

鄭鶴鳴夾陰傷寒

鄭鶴鳴。君平之流。冬月適患傷寒。初起寒熱身痛。不以為意。延揆數日。陡然肢冷。脈伏肌肉青紫。面赤煩躁。哕逆頻頻。請同道曹肖巖翁診視。詢知係慾事後起病。以為少陰下虧。寒邪乘之。逼其真陽外越。與六味回陽飲。服之不應。勢已瀕危。邀予商酌。予曰。景岳回陽二方。皆能救急。其中尚有分別。夫寒中陰經。審其陰陽俱傷。而病尚緩者。則從陰陽兩回之法。苟真陽飛越。重陰用事。須取單騎突入重圍。舉旗樹幟。使既散之陽。望幟爭趨。若加合陰藥。反牽制其雄入之勢。定方單用薑附參草四味煎。令冷服。外用蔥艾炒熱熨臍。老薑附子皮。煮汁蒸洗手足。於是一晝夜厥始回。脈始出。惟哕未止。每哕必至百聲。知為腎氣上衝。於前藥中參以熟地。枸杞五味丁香。攝納真元。諸恙漸減。改用右歸飲。與服二日。目辣舌燥。投六味地黃湯。浮陽頓平。復為調理脾胃。及脾腎雙補而起。

鄭媪便閉

鄭媪年逾古稀。證患便閉。腹痛肛脹。寢食俱廢。已經兩旬。諸治不應。延診以下為囑。切脈虛細而澀。謂曰。此虛閉也。一補中益氣湯足矣。何下為。服藥兩日。便仍不

通。自言脹痛欲死。刻不可耐。必欲下之。予曰。下法吾非不知。但年高病久。正氣虧虛。下後恐其脫耳。媪曰。與其脹閉而死。莫若脫之爲快。因憶心悟篇云。病有不可下而又不可以不下。下之不得其法。多致誤人。沉思良久。于前湯內加入製大黃三錢。倣古人寓攻於補之意。飲藥後腸鳴失氣。當晚便解。結糞數枚。略能安臥。次日少腹尙痛。知其燥矢未淨。仍用前方大黃分兩減半。再劑便行兩次。先頓後漉。痛止食進而愈。夫補中益氣湯原無加大黃之法。此雖予之創見。然醫貴變通。固不容膠柱鼓瑟也。

吳光先翁偏中便閉

光翁年踰七旬。偏中臥床不起。治用地黃飲子。參左右二歸飲。服藥半月。證已守住。惟大便兩旬未圓。腹痛肛脹。蓋由氣血俱虧。不能傳送。方如通幽湯。補中益氣湯。五仁湯。濟川煎。屢投不驗。思用豬膽汁蜜煎導法。無如燥糞已抵肛門。阻不能入。每一努掙。魄汗淋漓。頭暈欲脫。無可如何。偶記葉氏案中載治便閉。有用挖法。令病人自用中指染油探入肛內。將燥糞挖碎而出。奈病者肢癢自難掉動。囑其

孫依法行之。當卽挖出燥糞數塊。隨後自解。穢腐甚多。不勞餘力。病者稱快。洵治便閉捷法也。

董千雲云傷寒格陽證

董千雲賣花爲業。年逾四旬。外狀豐腴。冬月患傷寒。診脈沉細無力。證見寒熱煩躁。頭身疼痛。面紅目赤。舌吐脣外數寸。病來勢暴。詢因房勞感受寒邪。逼其虛陽外露。卽格陽證也。方定六味回陽飲。令其煎成冷服。無如飲藥旋嘔。并吐虵蟲。躁擾如故。甚爲躊躇。其母跪求救治。勉取前藥半盞。沖入豬膽汁數匙。試服不嘔。良久又與半盞。夜間盡劑。晨診躁象略安。舌收吐止。仍照原方再進。次易八味地黃湯。時屆九朝。忽口噤不語。十一二日。又寒熱如瘧。有從外感起見者。予曰。溫中卽可以散邪。強主正。所以逐寇。力排衆議。堅持數日。稍見轉機。此後尙多枝節。極力扶住正氣。守至兩旬。寢食雖安。神采欠爽。因思前病重時。祇圖固正。未暇驅邪。溫補藥多。未免留邪閉竅。會記方書論傷寒時疫愈後。神識不清。有屬邪滯心包之語。與服蜜煎兩劑。神明頓清。續爲調理而痊。

許姬傷寒疑難證治

許姬冬月病傷寒。寒熱頭痛。醫投疏表和解不應。漸致昏譫口渴。更進芩連清之亦不應。便秘經旬。用大黃亦不下。予初望其面赤煩躁。意屬陽證。及切脈細澹。又疑陽證陰脈。思維未決。因問其汗自病起。至今未出。捫之膚熯而枯。予曰是矣。且不立方。姑先與藥一劑。有驗再商。幸彼農家不諳藥性。與藥卽服。次日往視。面紅稍退。煩躁略平。膚腠微潤。予曰生矣。疏方付之。乃大青龍湯也。又服一劑。更見起色。轉爲調理而安。渠族人佩之兄與予善。亦知醫理。問曰君治此病。殆有神助。不然如斯重候。何藥之奇效之速也。予曰仲聖云。太陽病不罷。面色緣緣正赤者。此陽氣怫鬱在表。其人躁煩不知痛處。但坐以汗出不徹。更發汗則愈。何以知之。脈澹故也。予能參悟此篇。自知此病之治法矣。

吳某時瘧變證

吳某嘗富後貧。體虛多鬱。病患時瘧。堅不服藥。已半月矣。一夕忽發熱不退。胸悶

乾嘔。醫投小柴胡湯不應。熱盛汗多。神昏體倦。脈細無力。嚙語音低。急延予診。按仲師云。譫語有虛有實。實則譫語。虛則鄭聲。素問云。言而微。終日乃復言者。此奪氣也。用補元煎合生脈散。兩服霍然。

族叔曉堂失志狂妄

族叔曉堂。向在吳地貿易。情志不舒。抑鬱成病。神迷譫妄。諸醫無效。同人慮有不可測。送回里中。診脈弦急搏指。知其因鬱生火。因火生痰。痰火擾其神明。蒙其心竅。是以語言不正。舉動異常。與陽明胃實狂亂之候不同。故前醫用下藥不應。病久正氣固虛。補之又恐助其痰火。爰做服蠶煎加犁尖鐵琥珀辰砂爲引。初服譫妄稍定。再劑寢食漸安。共服十二劑。神清語正。舉止如常。蓋此方能清心肝之熱。而通神明。故效速如此。

族人聯昇休息痢證治奇驗

族人聯昇。患休息痢。淹纏兩載。藥如清火固澁。補中升提。遍嘗無效。偶遇諸塗。望

其色萎氣怯。知爲脫血之候。謂曰。爾病已深。不治將殆。渠告其故。予曰。吾寓有藥。能愈爾病。盍往取之。比隨至寓付藥。再服卽愈。渠以兩年之疾。百治不瘳。此藥效速如此。稱爲神丹。方用鴉膽子一味。去殼取仁。外包桂圓肉。搥丸。每早米湯送下三十粒。旋以食壓之。此方初得之人。傳專治休息痢。并治腸風便血。少則一二服。多則三四服。無不應驗。其物不載本草。無從稽考。其味極苦。似屬性寒。後閱幼効集成書云。痢久邪附大腸屈曲之處。藥力所不能到。用此奇效。思治虛怯沉痾。參耆歸地有用數斤愈者。治傷寒熱病。薑附硝黃有用數兩愈者。何此物每用不過二三分。治積年之病。其效如神。物理真不可測。先哲云。千方易得。一效難求。信矣。

堂妹感冒暑風證治

堂妹適隣村許姓。夏日浴罷。忽頭暈仆地。家人扶起。旋即發熱。夜間熱盛。煩渴嘔吐。譫妄不安。手指掣動。醫藥無效。予診脈息弦數。視舌尖絳苔黃。謂其翁曰。病由暑風相搏。邪熱燔熾。亟宜清解。以杜痙厥之患。方用川連香薷甘草半夏茯苓鈎藤防風青蒿羚羊角荷葉扁莢葉。服藥兩劑。熱緩神清。嘔渴亦止。方內除川連香

蓄鈞藤防風半夏。加沙參麥冬石斛稻露。又服兩日。證減七八。再除青蒿羚羊角荷葉扁莢葉。加玉竹生扁豆女貞子當歸白芍。調養而愈。

家炳然兄女肝鬱氣厥實有羸狀

炳然兄女在室。年已及笄。性躁多鬱。初春曾患吐血。夏間陡然發厥。厥回嘔吐不止。汗冷肢麻。言微氣短。胸膈脹悶。脈息細澁。狀似虛象。醫投補劑益劇。予診之曰。此鬱病也。經云。大怒則形氣絕。而血菀于上。使人薄厥。又云。血之與氣。并走于上。乃爲大厥。議與越鞠丸。加鬱金枳殼茯苓陳皮半夏。兄曰。女病臥牀數日。粒米不入。脈細言微。恐其虛脫。奈何。予曰。依吾用藥則生。否則難救。蓋此脈乃鬱而不流。非真細弱。欲言而訥。乃氣機阻閉故也。觀其以手頻搥胸臆。全屬中焦鬱而不舒。且叫喊聲徹戶外。豈脫證所有耶。請速備藥。吾守此。勿遲疑也。取藥煎服。少頃。膈間漉漉有聲。噯氣數口。胸次略寬。再服嘔止。寢食俱安。轉用八味逍遙散。除白朮加香附鬱金陳皮。病愈。血證亦泯。

陳某子。感證體脈俱厥

陳某子年十六歲。夏月患感證。壯熱神昏。面赤煩渴。脣燥舌焦。口鼻牙根出血。俱屬熱象。惟脈息沉細。四肢厥冷。諸醫不效。時屆九朝。延予商之。予曰。此非陰證。乃陽證也。今日本應重用涼藥。恐汝家畏而不服。姑以小柴胡湯去半夏人參。加生地花粉山梔丹皮試之。無如歛俗以爲吃壞熱藥有救。涼藥無救。因見方有涼藥。果畏不服。三日後勢更劇。復來迓予。予辭不往。乃俛友人胡君景三代請。予曰。救病如救焚。彼病已重。况復遷延。恐難治矣。胡君曰。試往一決。可治則治之。至診其脈。前之沉細者。今竟絕。撫捫其肢。則冷過肘膝。更加腹痛拒按。欲便不解。驚狂不定。予曰。疾急矣。非承氣湯下之不可。疏方訖。胡君私叩予曰。從來傷寒陰陽二證。憑脈用藥。不拘浮沉大小。總以有力無力分之。有力爲陽。無力爲陰。今按脈全無。四肢冷甚。恐屬陰證。奈何。予曰。此乃陽極似陰。證載吳又可瘟疫論中。所謂體脈二厥也。歸檢書與閱。胡君以爲然。竟服下劑。夜間便行二次。比曉厥回。脈出。改用甘露飲。後易生脈地黃湯。匝月而痊。

又婦憂勞傳染藥誤致變

陳某子。病愈後。其婦憂勞傳染。初起頭疼寒熱。予與香蘇飲。一服汗解。旋又勞復。發熱。口苦耳聾。兼值經期。恐其熱入血室。酌以柴芩煎。加生地赤芍丹皮。熱猶不退。更加面赤舌黃。譫語脈數。予曰。邪犯少陽陽明也。做生生子小白湯。炒黃芩換生黃芩。加竹葉燈心爲引。并語某曰。予適有他出。倘明日到遲。可請胡君商之。或照原方先服一渣亦可。次日午刻予歸。渠已着人相促數次。急造其廬。某泣曰。病大變矣。問其何狀。曰。昨服尊劑。夜來煩熱不眠。今早忽咬牙閉目。昏厥遺尿。已請胡君斟酌。并照原方煎服一渣。迄今不轉。奈何。予曰。昨病雖重。然已加增藥味。卽不應驗。亦不至此。豈更服他醫藥歟。某曰。小兒病承救活。深爲感佩。今且專心倚仗。曷敢易醫。胡君恍然曰。往日市藥。吾未之閱。今早閱劑。內生黃芩。藥店錯發生黃耆。比令換去。得無昨劑中誤服黃耆耶。因驗昨傾之藥。相果然。予曰。此病受邪本重。前藥悉力驅之。尙不能解。誤服黃耆。將邪熱補住。內攻心包。迷塞竅隧。故致變。若此。惟有急瀉心包之熱。通竅辟邪。庶有生機。擬導赤各半湯。除人參。加銀花金汁。外用紫雪點舌。飲藥至暮。神采略回。連投四劑。寢有起色。惟神呆耳聾。時多妄語。易以服蠶煎兩服。神明稍清。後用養陰定志之品。月餘始平。是役也。使非胡

君驗明藥誤。在病家必歸咎于醫。而醫亦不自知其故矣。識此凡治重病。所市藥劑。醫須親驗。不可忽也。

許生母傷食腹痛

許生詠堂母病請治。據云因食豚肝麵餅後。偶觸佛鬱。致患腹痛。自用麥芽檀麴香砂二陳不應。因其痛在少腹。以爲寒凝厥陰。加吳黃炮薑服之。益劇。予問痛處可按乎。曰拒按。又問日來便乎。曰未也。切脈沉細。視舌苔黃。中心焦燥。顧謂生曰。此下證也。生曰連服溫消諸劑不驗。思亦及此。因家母平素質虧。且脈沉細。故未敢下。予曰痛劇脈伏。此理之常。質雖虛而病則實。書稱臍病以通爲補。仲師云。腹滿不減。減不足。言當下之。又云舌黃未下者。下之黃自去。今痛滿拒按。舌黃焦燥。下證悉具。夫復何疑。方定大承氣湯。用元明粉代芒硝。仍加香砂檀麴。兼行氣滯服。頭煎後便行一次。其痛略定。隨服復煎。夜半連下三次。痛勢大減。舌乾轉潤。易以調中和胃。旬後起居如常。

葉習方甥痲疔

予甥習方。穉年出痘。痲後熱久不退。乾咳無痰。肌瘠食少。糞如羊矢。神形疲困。諸醫束手。姊氏憂惶。抱負來舍。予曰。此痲疔也。病屬難療。姊囑拯治。思痲後熱久。陰血必傷。咳乾便難。津液必涸。計惟養陰保液。清肺潤腸。庶可望效。方定麥易地黃湯。加石斛沙參玉竹芝麻阿膠梨汁白蜜。并令飲人乳。食豬肚湯。姊言前醫以嗽熱未清。戒勿食葷。予曰。穀肉果菜。食養盡之。今病久腸胃乾枯。須假物類脂膏。以補人身血液。古有豬膚湯。豬肚丸。可法也。于是藥食并進。熱嗽漸減。便潤食加。調治一月。諸候均愈。肌肉復生。乃送歸焉。

族兄女痘證并婦感證瀕危拯回大略

族兄女三歲。出痘如蠶種。醫初認爲痲。越日始識爲痘。駭甚辭去。更醫泛投清解套藥。延至九朝。色白頂陷。勢欲癢塌。兄商於予。予曰。毒盛氣虛。船輕載重。本屬險逆。初起接法圖治。尚望生機。今無及矣。兄懇救治。勉訂保元湯。用糯米鯽魚羊肉。煮汁煎藥。晝夜頻灌。喜得漿行陷起。再加熟地當歸枸杞鹿茸溫補之品。倣倖收功。無何。婦病感證。兩進逍遙散不應。熱盛脈數。口渴舌黃。照方加生地黃芩。次日

證仍未減。神昏舌苔乾黑。予曰。疾急矣。非重劑莫挽。乃用大劑甘露飲。令其濃煎數碗。儘今日夜服盡。詰朝復視。昏熱舌黑如故。反增胸腹脹悶。旁議二冬寒涼。二地滋膩。與脹不合。予曰。古人論治感證。始終以存津液爲主。今熱熾舌潤如斯。舍是別無良法。兄曰。固知藥好。然腹脹藥勢不行。奈何。沉思良久。令市大西瓜一枚。取汁與服。汁盡少頃。忽作寒戰。目闔昏睡。汗出如雨。衣被皆濡。至晚始定。兄問故。予曰。此戰汗也。非此則邪不能達。今無憂矣。嗣此熱退神清。知饑納食。惟覺身輕如葉。倦怠不支。徐爲培養血氣而安。

菜傭某單腹脹

菜傭某。初患腹脹。二便不利。予用胃苓之屬。稍效。渠欲求速功。更醫目爲臍寒生滿病。猛進桂附薑黃。脹甚。腹如抱甕。臍突口乾。溲滴如墨。揣無生理。其兄同來。代爲懇治。予謂某曰。爾病由溼熱內蘊。致成單脹。復被狼藥吃壞。似非草木可療。吾有妙藥。汝勿嫌穢可乎。某泣曰。我今祇圖愈疾。焉敢嫌穢。令取乾鷄矢一升。炒研爲末。分作數次。每次加大黃一錢。五更清酒煎服。有效。再商。某歸依法製就。初服

腸鳴便瀉數行。腹脹稍舒。再服腹輒脹寬。又服數日。十愈六七。更用理脾末藥而瘳。衆以爲奇。不知此本內經方法。何奇之有。予治此證。每用此法。效者頗多。視禹功神佑諸方。其功相去遠矣。

胡某乃媳感證

胡某。乃媳。夏月。患感證。延診時。已七日矣。切脈。弦數搏指。壯熱譫狂。面目都赤。舌黑便秘。腹痛拒按。診畢。令先取冷水一碗與服。某有難色。予曰。冷水卽是妙藥。飲之無傷。蓋欲觀其飲水多寡。察其熱勢之輕重耳。其姑取水至。雖聞予言。心尙猶豫。勉傾半鍾與飲。婦恚曰。何少乃爾。予令盡碗與之。一飲而罄。問曰。飲此何如。婦曰。其甘如飴。心地頓快。吾日來原欲飲水。奈諸人堅禁不與。致焦煩如此。予曰。毋憂。今令與汝飲。但勿縱耳。因謂某曰。汝媳病乃極重感證。邪踞陽明。已成胃實。問所服何藥。某出前方。乃小柴胡湯也。予曰。杯水能救車薪之火乎。卽投白虎瀉心。尙是揚湯止沸耳。某曰。然則當用何方。予疏大承氣湯與之。某持方不決。隣人曰。吾婦昔病此。曾服此方得效。於是取藥煎服。夜間便行兩次。次早腹痛雖止。他證

依然改用白虎瀉心及甘露飲三方出入。石膏用至四兩。芩連各用數錢。佐以銀花金汁驅穢解毒。數日間共計用藥數斤。冷水十餘碗。始得熱退病除。衆皆服予膽大予曰。非膽大也。此等重證。不得不用此重劑耳。

汪氏婦熱病喜飲沸湯

汪氏婦患熱病。壯熱不退。目赤脣乾。舌黑起刺。便閉溲赤。診脈弦數有力。應用清劑無疑。試問渴乎。曰不甚渴。惟喜飲沸湯數口。稍涼卽不欲。思如此熱證。當渴飲水。何反嗜飲沸湯。若以此一端而從陰治。似乎不可。偶憶律云。二罪俱犯。以重者論。今脈證均屬陽熱。烏可以喜飲沸湯一事爲疑。先與小白湯。病狀彷彿。知其藥不勝病。乃進大劑白虎湯。石膏重用四兩。因其胃熱上衝。嘔惡不食。更加蘆根竹茹爲引。另取元明粉蜜拌塗舌。以潤其燥。如此寒涼疊進。閱十四朝。始得熱退神清。便通舌潤。使拘古法。以喜熱從陰而投溫藥。不幾抱薪救火乎。孟子云。盡信書。則不如無書。斯言可證矣。

蔣甘霖陰暑

蔣某夏月病患發熱。口渴。頭疼。身痛。醫云傷暑。初用香薷飲不應。因其熱盛。更加青蒿連翹。服之益劇。診脈沉細。望色。舌白面青。身雖熱而反近衣。口雖渴而喜熱飲。謂曰。此陰暑證也。非薑附莫治。其家人曰。病者日來熱盛。聯服涼劑。尙未見效。且天時酷暑。薑附恐未可用。予曰。夏月伏陰在內。人多畏熱貪涼。受寒最易。若云夏月不可服熱藥。則冬月不可服涼藥矣。何仲景治冬月傷寒。每用石膏芍藥連耶。舍時從證。自古有之。乃投附子理中湯。一服熱退。再服病却。

汪木工感證千古變日易之奇

汪木工年二旬餘。夏間患感證。初起寒熱嘔瀉。自汗頭痛。他醫與疎表和中藥。嘔瀉雖止。發熱不退。汗多口渴。形倦懶言。望色青白不澤。舌苔微黑而潤。診脈虛細。經云。脈虛身熱。得之傷暑。因擬清暑益氣湯加減。服藥一劑。夜熱更甚。譫狂不安。次早復診。其脈更細。疑爲陽證陰脈。及視舌苔與昨大異。色紫肉碎。疑有血痕。渴嗜冷飲。予思此必內有熱邪。蘊伏未透。當舍脈從證。改用白虎湯。加生地丹皮山梔黃芩竹葉燈心。下午人來請云。服頭煎藥後。週身汗出。譫狂雖定。神呆肢冷。不

識何故。予往捫其手足。果冰冷異常。按脈至骨不見。闔目不省人事。知爲熱厥。命再進藥。旁議以爲體脈如此。怕係陰證。前藥恐未合宜。予曰。此非陰證。乃陽極似陰耳。若誤投熱劑。則殆。否則今晚勿藥。明日再看何如。衆然之。次日神呆略回。體脈如故。視其舌苔。又與昨異。形短而厚。滿舌俱起紫泡。大如葡萄。并有青黃黑綠雜色。膩苔罩于其上。予甚驚異。辭以不治。其母哀懇拯救。予憫之。揣摩再四。令取紫雪蜜調塗舌。於前方內加入犀角黃連元參以清熱。金汁人中黃銀花紫豆以解毒。另用雪水煎藥。翌日再診。厥回脈出。觀其舌泡消退。苔僅乾紫耳。再劑熱淨神清。舌色如常。是役也。予雖能審其陽證似陰於後。然未能察其實證類虛於前。自咎學力未到。但生平歷治傷寒瘟疫諸候。曾未見此舌苔之異。且診視五日。變幻如出五人。前賢諸書亦鮮言及。真匪夷所思也。諺云。讀盡王叔和。不如臨證多。洵非妄語。

農人某傷寒誤服涼藥舌見人字紋

農人某患傷寒。數日寒熱交作。自汗如雨。就予診治。脈虛神倦。視其舌苔白滑。分

開兩歧。宛如刀割。考已任編中有陰證誤服涼藥。舌見人字紋之語。閱前方果然。予辭不治。渠懇拯救。先與六味回陽飲服之有效。繼進左右二歸飲數劑。舌苔漸退。諸恙續痊。

李某陰證傷寒見純紅舌

李某患傷寒。畏寒發熱。下體如冰。脈息沉細。飲沸湯猶不知熱。陰寒脈證悉具。藥當從溫無疑。然視其舌色如硃。方書云。舌見純紅。熱蓄裏。與證不符。因其病初起。憑脈用藥。先與小劑。理中湯探之。無礙。隨用重劑。六味回陽飲。數服病痊。舌色亦退。為詳其故。殆所謂腎水凌心。逼其心陽外越者歟。

鄭氏婦肝風頭痛

鄭婦年近三旬。質虧多鬱。證患頭痛。上及巖頂。下連齒頰。醫稱太陽風邪。藥用羌防芎芷。痛劇而厥。嘔吐不食。經脈動惕。予曰。此肝風病也。經云。諸風眩掉。皆屬於肝。下虛上實。為厥顛疾。究由水虛不能涵木。怒木生風。勃勃欲動。誤投溫散。益助

其威。鼓舞鴟張。漸變瘞厥。誠可慮耳。方用地黃湯。加菊花。鈎藤。白芍。甘草。數服稍應。思陽但上冒。陰不下吸。熄風務用鹹寒。潛陽必須介類。方加阿膠。鷄子黃。牡蠣。龜版。更用磁石爲引。使其吸引肝腎之氣歸原。服之病釋。

汪某頭痛預見真臟脈

汪某中年質薄。且多斷喪。頭痛時作時止。夏間診脈。弦急而枯。囑以脈象欠佳。速宜靜養。多服補藥。切勿因循。病者以疾雖時發。然寢食如常。猶不爲意。逮冬至前二日。忽目花面赤。昏暈不支。延予至。勢已敗壞。且無力服參。因辭不治。逾日而逝。是病雖敗于冬。而真臟脈早見于夏。乃枝葉未害。本實先撥故也。

方氏婦目疾誤治變證

方氏婦本體血虛。偶患目疾。眼科認爲實火。初用芩連清之。更用大黃下之。飲藥一盞。頃忽暈去。舌吐脣外。不能縮入。肢厥脈伏。時已薄暮。急延予診。謂曰。寒下耗傷真陽。陽氣暴脫。勢屬可畏。速投溫補。希冀挽回。方疏通脈。四逆湯。藥熟不能下。

咽。令取艾火灸氣海關元數壯。身始動。舌始收。忙灌藥一鍾。移時又厥。仍令再灸。厥回。復進前藥。守至黎明始甦。續進左歸飲。及滋腎生肝諸劑。病痊。目亦明矣。

閔某心脾虛脘痛

閔某處境艱難。向多憂慮。脘痛經歲。諸治不瘳。望色萎黃。切脈細弱。問痛喜按乎。曰然。得食痛緩乎。曰然。予曰。此虛痛也。古云。痛無補法。此特爲強實者言。非概論也。爲訂歸脾湯。囑多服。乃效。如言服廿劑有應。百劑獲痊。後一丐者患同。某檢方與之。服數十劑亦愈。

許細長食厥

許細長。石工也。病起少腹脹痛。堅韌如石。醫用消導藥。轉致吐衄。便溺俱閉。更醫目爲寒凝厥陰。投以薑附吳萸。痛劇而厥。肢冷脈伏。急來延予。予以手按其少腹。見其眉攢難忍之狀。謂其婦曰。此食厥證也。婦曰。病果因食冷麵而起。然已服過消導藥無效。或藥力不及。亦未可知。第停食小恙。何至厥逆吐衄。便溺俱閉。予曰。

穀食下行。由少腹右角後出廣腸。今食積不下。故大便不通。直腸緊脹。撐迫膀胱。小渡因而不利。下既不通。氣反上行。故爲嘔吐。嘔多胃逆。疏必上攻。是以隨嘔而出。務得大便一通。通則不痛。諸證自釋矣。但病經多日。凝滯已堅。非精銳之品。不能奏績。旋進備急丸三錢。頃之腹中雷鳴。下結糞數枚。再與錢半。復瀉十餘行。厥回脈出。痛減腹軟。觀者動色。驚有神助。後畏藥不服。將息而起。

商人某脣衄奇證奇治

脣衄之名。醫書未載。而予則親見之。證治之奇。理不可測。乾隆壬子秋。一商人求診。據述上脣偶起一瘡。擦破血出不止。或直射如箭。已經旬矣。求與止血之藥。按脣屬脾。必由脾熱上蒸。以故血流不止。初用清劑不效。因血流多。恐其陰傷。更用滋水養陰之劑。亦不效。及敷外科金瘡各種止血藥。又不效。揆至月餘。去血無算。形神羸憊。自分必死。忽夢其先亡語曰。爾病非醫藥能治。可用粟一枚。連殼燒灰。同硫磺等分研末和敷。自愈。醒後依法敷之。血果止。商人親向予言。真咄咄怪事也。

汪氏婦鼻衄止衄奇法

汪氏婦。夏月初患齒衄。衄止旋吐血。血止鼻又衄。大流三日。諸治不應。診脈弦搏。知其肺胃火盛。非寒涼折之不可。乃用犀角地黃湯。取鮮地黃絞汁。和童便沖藥。外用熱酒洗足。獨蒜搗塗足心。一晝夜衄仍不止。因憶門人許生曾言。人傳止衄奇法。先用粗琴線數尺。兩頭各繫錢百文。懸挂項下。再用手指搯定大谿穴。穴在兩足內踝下。動脈陷處。神驗。外治之法。於病無傷。今既諸治罔效。姑一試之。衄竟止。惟神形疲困。頭昏少寐。思血去過多。真陰必傷。改用麥易地黃湯。加龜版石斛白芍女貞沙參阿膠。旬日霍然。識此以廣見聞。

某婦胎動下血

昔聞先輩云。補中益氣湯。乃安胎聖藥。予未深信。乾隆癸丑秋。某婦懷孕數月。腰腹俱痛。惡露行多。勢欲下墮。諸藥不應。投以此方。加阿膠卽安。後屢用皆驗。緣方中有參耆歸朮。培補氣血。妙在升柴二味。升舉之力。俾胎元不至下陷。然後補藥

得以奏功。血熱加黃芩。血虛加地黃。尤妙。

呂婦產後胞衣不下誤藥暈脫

呂婦年甫三旬。平時面黃體弱。因少乳求方。與八珍湯服之。有驗。數年後又因胎產胞衣不下。予診之。曰。此氣虛不能傳送。血虛不能濡潤故也。令服十全大補湯。衆議以爲新產。胞衣積血阻礙不出。補之不宜。或授以單方。用芒硝一兩煎服。云下胞如神。衆咸稱善。一七入喉。卽時暈脫。

族媪血崩奇證

族媪年逾八旬。天癸復行。日漸淋漓。時或如崩。頭昏食少。心悸不寐。予與黑歸脾湯。服之不應。他醫投以清補固澆諸方。亦不效。淹纏數月而歿。予歷見老婦病此。皆不能治。古罕言之。亦奇疾也。

方氏女孩帶下罕見之證

隣村方氏女。年纔四歲。其母抱負來舍求治。予問何疾。曰帶下。問疾何時起。曰女夜遺溺。常以帛墊臥。嘗晨起晒帛。乍見白物。以爲偶然。後頻下不已。漸覺面黃肌瘦。飲食減少。今經一載。時發時止。附近求醫。皆言未見之證。予曰。此先天稟弱。脾虛挾溼故也。但童真未充。早洩誠非所宜。令夜服地黃丸。早服參苓白朮散。匝月而效。半載後疾復發。仍令守原方服愈。嗣後不聞消息。及閱怡堂散記載。一七歲幼女患此證。雖已治痊。後出室懷孕。一產卽脫。亦夭之由也。方氏女孩得無類此。

洪大登瘕病

洪大登爲人廝役。體虛多勞。初病夾車緊痛。服疏風藥二劑。臥不能起。口不能張。日飲米泔。僅以茶瓶嘴灌入。四肢攣急。每小便須兩人抬起。痛甚汗淋。診脈細濡。兩尺尤弱。有從外感起見。仍欲用風藥者。予曰。此瘕病也。氣血大虧。服此卽不救。處用大劑補元煎。旬餘未效。病家亟請更方。予曰。毋庸。藥力未到耳。原方令守服甘劑。漸能掉動。服至兩月。始出戶庭。

王木工反關脈

王某木工也。向患胃痛。諸治不效。一醫以草藥與服。陡然便血半桶。時時暈去。閉目懶言。汗淋氣怯。診脈全無。按脈乃血脈。此必血脫之故。然血脫益氣。須用人參。彼木工焉能得此。辭不與治。料其旦晚必脫也。越月遇諸途。見其行動如常。心竊訝之。後因他病來視。問其前恙如何得愈。曰。先生言我病危。非參莫救。求醫無益。只得日煎黨參湯飲之。倏倏得活。予曰。此亦血脫益氣法也。再診兩手仍然無脈。思人久無脈。焉能得生。沉吟半晌。恍然悟曰。此必反關脈也。覆候之果然。渠乃匠人。脈之如何。原不自知。予前診時。因見其外證之危。倉卒未及細究。識此。告諸診家。務須留神詳察也。

王某血證頻發

老醫方星巖。曾向余言。昔從上海王協中先生遊。論及血證愈後。每多反復者。此由胃膜破傷。須用法補之。思之至再。訂方用白芨魚膠絲綿三味。燒灰等分爲丸。

服之永不復發。王某患此證。莫能除根。令服此丸。果驗。

族子石淋奇證

族子年方舞勺。初時小便欠利。不以為意。後每溺。莖中澹痛。醫作淋治。溺更點滴不通。少腹脹。臥牀號叫。晝夜靡安。延予至家。其母手拈一物。與予視之。云病者連日小便全無。昨夕努掙多時。突然溺出此物。當覺通快。喜為疾却。今又復閉。豈尿管內尚有此物塞住耶。予視其形如豆。色蒼而堅。置白中搗之。不碎。考方書雖有石淋一證。即予平素目覩患此者。亦不過如鹽沙之細。今此石形大如豆。從未之見。初以為妄。試取簪柄探入莖中撥之。硃然有聲。方信溺之不通。竟由于此。思將此石取出。特古無是法。不敢妄出意見。辭不與治。聞後石不得出。莖根爛開一孔。洩又彼洩。遷延而歿。越數年。道出廬江。遇呂墨從先生言。彼邑昔有徐姓老醫。能治此證。親見其治愈數人。其術用刀將陰莖剖開。取出石子。敷以末藥。旬日即愈。予心異之。欲求其方。其人已物故矣。因并誌之。倘後有患此者。須求巧手剖之。可也。

曹某忍精淋痛

淋痛一證。今人多用八正分清等方。然有效有不效者。蓋陰莖有精溺二竅。若因經熱阻閉膀胱。病在溺竅。則前藥投之是矣。倘因房勞忍精。病在精竅。乃有形敗濁。阻於隧道。徒進清利無益。此證葉香巖論之甚詳。言古有虎杖散。近世不識此藥。治用杜牛膝根絞汁一鍾。沖入麝香少許。隔湯燉服。并宗朱南陽方法。用兩頭尖川棟子。韭白歸尾等味。曹某患此證。予倣前法治愈。後治數人俱驗。因并識之。

王氏婦痺證

王婦週體痺痛。醫作風治。臥簣月餘。肢攣頭暈。予見之曰。此痺證也。軀殼外疾。雖無害命之理。但病久寢食不安。神形困頓。速救根本。猶可支撐。若見病醫病。則殆矣。方定十全大補湯。加枸杞杜仲鹿角膠。兩服未應。衆疑之。予曰。緩則療病。急則顧命。今病勢敗壞如斯。舍是不救。且補虛與攻實不同。非數十劑莫效。又服十日。週身發腫。衆稱病變。予曰。勿憂。凡風寒客於人。壯者氣行則已。怯者著而爲病。本

由營氣不足。邪陷於裏。今服補劑。托邪外出。乃佳兆也。仍命照方多服。痛止腫消而愈。識此爲治痺恣用風燥藥者戒。

白疔臂痛

嘉慶癸亥歲。予因夏熱。夜臥石地受涼。秋後臂痛。莫能屈伸。初服溫經散邪之劑。不效。外貼膏藥。又不效。思筋骨間病。藥力難到。古有煖洗一法。日洗藥水。其痛如故。偶閱韓氏醫通云。有痿痺疾者。偃臥患處于壯陰之懷。久之生氣和浹。病氣潛消。試倣其法。將痛臂夜令室人以熱體偎之。數日而愈。按歸田錄云。人氣能粉。犀則療痺。固其宜矣。



13.081
45
:12(5)1